

菩提道次第广论-上士道 第四讲

第二修菩提心次第者，从大觉嚧所传来者现分二种：一、修七种因果教授，二、依寂天佛子著述所出而修。今初

在如何发菩提心的方法中，第二部分是修菩提心的次第。从阿底峡尊者传来有两种传承：第一、是修阿底峡尊者所传，七种因果的教授，第二、是依寂天菩萨著作中所说，自他交换的教授而说。

首先介绍修七种因果的教授。

七因果者，谓正等觉菩提心生，此心又从增上意乐，意乐从悲，大悲从慈，慈从报恩，报从念恩，忆念恩者从知母生，是为七种。

七因果者，谓正等觉菩提心生，此心又从增上意乐，意乐从悲，大悲从慈，慈从报恩，报从念恩，忆念恩者从知母生，是为七种。所谓的七种因果，是包含六因一果。想要证得大菩提心这个果，必须从增上意乐生，而增上意乐又必须从大悲生，大悲再从慈心生，慈心则由报恩生，报恩必从念恩来，念恩又从知母生。所以，从知母、念恩、报恩、慈心、悲心、增上意乐这六因，就能生出菩提心这个果来。

此中分二：一、于其渐次令发定解，二、如次正修。初中分二：一、开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，二、诸余因果是此因果道理。

修七种因果的教授中，分两个部分说明：一、对生起的次第，发起绝对的胜解，二、正修的次第。

第一个部分，又分为两个重点：（一）、开示大乘道的根本，就是大悲，（二）、其余的因果，也是以大悲为因果。

初中有三。初重要者，若由大悲发动心意，为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起决定誓，若悲下劣不能如是。故荷尽度众生重担，赖此悲故，不荷此担便不能入大乘数故。悲初重要，如无尽慧经云：「大德舍利弗，又诸菩萨大悲无尽，所以者何，是前导故。大德舍利弗，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导，如是诸菩萨所有大悲，亦是成办大乘前导。」伽耶经云：「曼殊室利，诸菩萨行，云何发起，何为依处。曼殊室利告曰：天子，诸菩萨行，大悲发起，有情为依。」若不修学至极广大二种资粮，终不能满如是誓愿，观见是已转趣难行广大资粮，故为转入诸行所依。

初中有三。为什么大悲就是大乘道的根本呢？因为它在初、中、后都

很重要。

初重要者，若由大悲发动心意，为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起决定誓，若悲下劣不能如是。故荷尽度众生重担，赖此悲故，不荷此担便不能入大乘数故。最初，由于不忍见众生苦，才生起大悲心，誓愿度尽一切有情出生死的牢狱，若悲心不足，是做不到的。所以，要能负荷度尽众生的重担，只有仰赖大悲心，如果不能负荷这个重担，就没有办法入大乘。

悲初重要，如无尽慧经云：「大德舍利弗，又诸菩萨大悲无尽，所以者何，是前导故。大德舍利弗，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导，如是诸菩萨所有大悲，亦是成办大乘前导。」因此，大悲心在最初是重要的，正如无尽慧经中所说：「大德舍利弗啊！诸菩萨必须有无尽的大悲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前导的缘故。大德舍利弗啊！就像息的出入，是人命根的前导，诸菩萨的所有大悲，也是承办大乘的前导。」

伽耶经云：「曼殊室利，诸菩萨行，云何发起，何为依处。曼殊室利告曰：天子，诸菩萨行，大悲发起，有情为依。」伽耶经中天子问文殊菩萨：「菩萨们的行持，是如何发起的？又以什么为所依处呢？」文殊菩萨回答说：「天子！菩萨们的行持，是依大悲心发起，而以有情为所依处。」

若不修学至极广大二种资粮，终不能满如是誓愿，观见是已转趣难行广大资粮，故为转入诸行所依。但若不修学最广大的福德、智慧两种资粮，是不能圆满菩萨誓愿的。所以，在发起大悲誓愿之后，就应趣入难行的菩萨行，以积集广大的资粮。

中重要者。如是一次发如是心趣入正行，然因有情数量众多行为恶暴，学处难行，多无边际经劫无量，见已怯畏退堕小乘，非唯一次发起大悲，应恒修习渐令增长。于自苦乐全不顾虑，于利他事毫无厌舍，故易圆满一切资粮。如修次初篇云：「如是菩萨大悲所动，全不自顾，极欲希求利益他故，而能趣入至极难行，长夜疲劳集聚资粮，如圣发生信力经说：『其大悲者，为欲成熟一切有情，全无苦生是所不受，全无乐生是所不舍。』若趣如是极大难行，不久即能圆满资粮，决定当得一切智位，是故一切佛法根本唯是大悲。」

中重要者。如是一次发如是心趣入正行，然因有情数量众多行为恶暴，学处难行，多无边际经劫无量，见已怯畏退堕小乘，非唯一次发起大悲，应恒修习渐令增长。于自苦乐全不顾虑，于利他事毫无厌舍，故易圆满一切资粮。如果只是发一次要趣入菩萨行的心是不够的，因为看到有情的数量这么多、行为这么暴恶、菩萨学处这么难行、又多无边际、要经无量劫，因此心生怯弱、畏惧而退堕小乘。所以，大悲心在修菩萨行的中间过程也是重要的，应当恒常修习，使它渐渐增长。一定要做到完全不顾虑自己的苦乐，毫不厌倦、弃舍利他的事业，才容易圆满一切的菩提资粮。

如修次初篇云：「如是菩萨大悲所动，全不自顾，极欲希求利益他故，而能趣入至极难行，长夜疲劳集聚资粮，如圣发生信力经说：『其大悲者，为欲成熟一切有情，全无苦生是所不受，全无乐生是所不舍。』若趣如是极大难行，不久即能圆满资粮，决定当得一切智位，是故一切佛法根本唯是大悲。」正如修次初篇中所说：「菩萨为大悲心所驱使，完全不顾虑自己的苦乐，只希望利益他人，因此才能趣入最难行的菩萨行，长夜疲劳地集聚资粮。」也如圣发生信力经中所说：『所谓大悲心，就是誓愿要成熟一切的有情。因此，没有什么苦是菩萨不能受的，也没有什么乐是菩萨不能舍的。』若是能够趣入这广大难行的菩萨行，不久就能圆满资粮，获得佛位。由此可知，一切大乘佛法的根本，就是大悲。」

后重要者。诸佛获得果位之时，不如小乘而住寂灭，尽虚空住义利众生，亦是由于大悲威力，此若无者同声闻故。如修次第中篇云：「由大悲心所摄持故，诸佛世尊虽得圆满一切自利，尽有情界究竟边际而善安住。」又云：「佛薄伽梵无住大涅槃，因即大悲。」譬如稼禾初以种子，中以雨泽，后以成熟而为最要。佛之稼禾，初中后三，悲为最要。吉祥月称云：「以许悲为佛胜苗，初如种子增如水，长时受用如成熟，是故我先赞大悲。」由见此义，正摄法经云：「世尊，菩萨不须学习多法。世尊，菩萨若能善受善达一法，一切佛法皆在其手。一法云何，所谓大悲。世尊，由大悲故，一切佛法皆能自来菩萨手中。世尊，譬如转轮圣王轮宝所至，一切军众皆至其处。世尊，如是菩萨大悲所至，一切佛法咸至其所。世尊，譬如命根若在，余根亦在。世尊，如是大悲若在，菩提余法亦当生起。」若于如是胜道扼要，无边教理之所成立，获得定解，于菩萨心根本大悲所有法类，何故不执为胜教授。故如响那穷敦巴说：「于觉嚧所虽请教授，终唯教云，舍世间心，修菩提心。」善知识敦巴讥笑告曰：「此是掘出觉嚧所有教授中心。」知法扼要，获决定解，唯此最难。故应数数集聚净治，阅华严等诸大经论，求坚定解。如吉祥敬母云：「尊心宝即是，正等菩提种，唯尊知坚实，余凡莫能晓。」

后重要者。诸佛获得果位之时，不如小乘而住寂灭，尽虚空住义利众生，亦是由于大悲威力，此若无者同声闻故。大悲心不止是在最初、中间重要，最后也同样重要。因为诸佛在获得果位的时候，不会和小乘一样住于寂灭，而是发愿尽虚空界利益众生（虚空界无尽，菩萨度众也无尽），这就是大悲的威力，如果没有大悲，就和声闻小乘没什么差别了。

如修次第中篇云：「由大悲心所摄持故，诸佛世尊虽得圆满一切自利，尽有情界究竟边际而善安住。」又云：「佛薄伽梵无住大涅槃，因即大悲。」正如修次第中篇中所说：「由于大悲心的摄持，诸佛才会在圆满一切自利之后，尽未来际利乐有情。」又说：「佛不住大涅槃，就是因为大悲的缘故。」

譬如稼禾初以种子，中以雨泽，后以成熟而为最要。佛之稼禾，初中

后三，悲为最要。譬如种植五谷，以最初的种子、中间雨水的润泽、和最后的成熟为最重要。佛果的栽种，最初、中间、最后，都是以大悲为最重要。

吉祥月称云：「以许悲为佛胜苗，初如种子增如水，长时受用如成熟，是故我先赞大悲。」正如月称论师所说：「悲心是栽种佛果最殊胜的禾苗，最初的悲心如五谷的种子，中间的悲心像雨水的润泽，最后的悲心——长时自受用（自利）、他受用（利他），似五谷的成熟。因此，我先赞叹大悲心。」

由见此义，正摄法经云：「世尊，菩萨不须学习多法。世尊，菩萨若能善受善达一法，一切佛法皆在其手。一法云何，所谓大悲。世尊，由大悲故，一切佛法皆能自来菩萨手中。世尊，譬如转轮圣王轮宝所至，一切军众皆至其处。世尊，如是菩萨大悲所至，一切佛法咸至其所。世尊，譬如命根若在，余根亦在。世尊，如是大悲若在，菩提余法亦当生起。」若要进一步明白它的道理，正摄法经中有更详细的说明：「世尊！菩萨不需要学习太多的法。世尊！菩萨如果能善于受持一法、善于通达一法，一切的佛法就都在手中了。这一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大悲。世尊！由于大悲的缘故，一切的佛法，都能自然地来到菩萨的手中。世尊，就像转轮胜王的轮宝到那里，一切的军队就到那里。世尊！同样的，菩萨的大悲到那里，一切的佛法也都到那里了。世尊！又好比命根如果还在，其它的六根也都跟着在。世尊！同样的，如果大悲还在，其它的菩提法也都会跟着生起。」

若于如是胜道扼要，无边教理之所成立，获得定解，于菩萨心根本大悲所有法类，何故不执为胜教授。如果对于这个道理，能够获得决定的胜解，那么，有关菩萨根本大悲的所有法教，又怎么会不视为最殊胜的教授呢？

故如响那穷敦巴说：「于觉嚧所虽请教授，终唯教云，舍世间心，修菩提心。」善知识敦巴讥笑告曰：「此是掘出觉嚧所有教授中心。」知法扼要，获决定解，唯此最难。博学多闻、精通五明的响那穷敦巴就说：「我请教阿底峡尊者，什么是佛法的精要？他总是告诉我：舍离世间心（修出离心），修习菩提心。」善知识敦巴笑着说：「你已经挖掘出阿底峡所有教授中心的宝藏了。」要知道，想了解佛法的精要、并获得决定的胜解，是多么困难的事。（因为我们都会以为修气、脉、明点、见自性的光明、或求高深的见解等，才是修行的重点，而忽略了菩提心和悲心的重要性。）

故应数数集聚净治，阅华严等诸大经论，求坚定解。如吉祥敬母云：「尊心宝即是，正等菩提种，唯尊知坚实，余凡莫能晓。」如果暂时还无法生起菩提心，就应当经常积聚资粮、净除业障，并且多多读诵华严等诸大经论，以求坚定的胜解。正如马鸣菩萨所说：「世尊的中心教授，就是菩提心，但只有佛明白它的精要，其余的凡夫是无法知晓的。」

第二诸余因果是此因果之理。初从知母乃至慈，为因之理者。总欲离苦，数数思惟其有情苦即能生起，然令此心易生猛利及坚固者，则彼有情先须悦意爱惜之相。如亲有苦不能安忍，怨敌有苦心生欢喜，亲怨中庸若有痛苦多生舍置。其中初者，因有可爱，此复随其几许亲爱，便生尔许不忍其苦，中下品爱下品不忍，若极亲爱，虽于微苦亦能生起广大不忍。见敌有苦，非但不生欲拔之心，反愿更大愿不离苦，是不悦意相之所致。此亦由其不悦大小，于苦欢喜而成大小。亲怨中庸所有痛苦，既无不忍亦无欢喜，是由俱无悦非悦意相之所致。如是应知，修诸有情为亲属者，是为令起悦意之相。亲之究竟是为慈母，故修知母，忆念母恩，及报恩三，是为引发悦意可爱。爱执有情犹如一子，此悦意慈是前三果。由此即能引发悲心。欲与乐慈及拔苦悲，因果无定。故知母等三种所缘，即是与乐慈及拔苦悲二者根本，故于此中当勤修学。又发心因，修诸有情皆为亲者，是月称论师及大德月、莲花戒论师等之所宣说。

第二诸余因果是此因果之理。对生起菩提心的次第，发起决定的胜解，第二部分是解释其余的因果，也是以大悲为因果的道理。

初从知母乃至慈，为因之理者。首先说明，从知母、念恩、报恩到慈心，是生起大悲的因。

总欲离苦，数数思惟其有情苦即能生起，然令此心易生猛利及坚固者，则彼有情先须悦意爱惜之相。希望一切有情都能离苦的心，虽然藉由经常思惟有情的苦就能生起，然而要让这个心猛利而且坚固，就没有这么容易了，因此必须对有情先有悦意、爱惜之情。

如亲有苦不能安忍，怨敌有苦心生欢喜，亲怨中庸若有痛苦多生舍置。什么是悦意、爱惜之情呢？就好比当自己亲人有苦的时候，心中便觉得不忍；怨敌有苦的时候，心中就觉得欢喜；不属于亲怨的中庸有苦的时候，就置之不理。

其中初者，因有可爱，此复随其几许亲爱，便生尔许不忍其苦，中下品爱下品不忍，若极亲爱，虽于微苦亦能生起广大不忍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对亲人有悦意、爱惜之情，而且还会随着它的多寡，生起不同程度的不忍之心。如果是中、下等的亲爱之情，就生起小不忍，若是最亲爱的人受苦，即使是很微小的苦，也会生起大不忍。

见敌有苦，非但不生欲拔之心，反愿更大愿不离苦，是不悦意相之所致。此亦由其不悦大小，于苦欢喜而成大小。可是见到自己的怨敌有苦，心情就不同了。不但不会生起想要帮他拔苦的心，反而希望他不要离苦，这都是没有悦意、爱惜之情的缘故。也是随着不悦的程度，而有欢喜大小的差别，看到中、下等怨仇的人受苦，就生起小欢喜，见到最怨恨的人受苦，就生起大欢喜。

亲怨中庸所有痛苦，既无不忍亦无欢喜，是由俱无悦非悦意相之所致。

对于不是亲怨的中庸对象，既没有不忍、也没有欢喜之心，就是因为都没有悦意、不悦意之情的差别。

如是应知，修诸有情为亲属者，是为令起悦意之相。亲之究竟是为慈母，故修知母，忆念母恩，及报恩三，是为引发悦意可爱。由此可知，我们为什么要修「视一切有情为自己的亲属」，就是要让自己生起悦意、爱惜之情，而亲属中最亲爱的就是慈母。由修知母、忆念母恩、及报答母恩这三项，引发悦意、爱惜之情。

爱执有情由如一子，此悦意慈是前三果。由此即能引发悲心。有了这个悦意、爱惜之情，就能发起希望给予一切有情快乐的慈心。所以这个慈心，可说是前面知母、念恩、报恩这三者的果。有了慈心之后，也能引发希望能拔苦的大悲心。

欲与乐慈及拔苦悲，因果无定。故知母等三种所缘，即是与乐慈及拔苦悲二者根本，故于此中当勤修学。由于与乐的慈心和拔苦的悲心互为因果，因此知母、念恩、报恩这三者，就成了慈与悲的根本，对于这些内容，应当精勤地修学，才能顺利地生起慈悲心。

又发心因，修诸有情皆为亲者，是月称论师及大德月、莲花戒论师等之所宣说。关于「想发起慈悲心，就要视一切有情为自己最亲爱的母亲」的教授，是月称论师的四百颂释、大德月论师的弟子书、以及莲花戒论师的修次中篇中所宣说的。

增上意乐即以发心为果之理者。由其如是渐修其心，悲心若起，便能引发为利有情，希得成佛，即此便足，何故于此添增上心。欲令有情得乐离苦，慈悲无量声闻独觉亦皆有之，若自荷负一切有情与乐拔苦，则除大乘决定非有，故须发此心力强胜增上意乐。是故仅念一切有情，云何得乐云何离苦，非为满足，须自至诚，荷此重担，故当分辨此等差别。海慧问经云：「海慧，如有商主或有长者，唯有一子，可悦可爱可惜可意，见无违逆，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娱，堕不净坑。次其童子若母若亲，见彼童子堕不净坑，见已虽发号哭忧叹，然终不能入不净坑拔出其子。次童子父来至其所，彼见一子堕不净坑，见已急急举止慌措，欲出其子心甚爱顾，全无呕吐，跳不净坑取出其子。」此说三界为不净坑，独爱一子谓诸有情，若母若亲者谓声闻独觉，见诸有情堕生死中，忧戚叹嗟然不能出，商主长者谓诸菩萨，法譬合说。又说独一爱子落不净坑，如母之悲，声闻独觉亦皆共有，故依悲愍，当发荷负度众生担增上意乐。如是若发度有情心，然我现时不能圆满利一有情。又非止此，即使证得二罗汉位亦仅利益少数有情，利亦唯能引发解脱，不能立于一切种智。故当思惟无边有情，谁能圆满此诸有情现前究竟一切利义，则知唯佛方有此能，故能引发为利有情，欲得成佛。

增上意乐即以发心为果之理者。其次要说明的是，增上意乐和发菩提心，是大悲心的果。

由其如是渐修其心，悲心若起，便能引发为利有情，希得成佛，即此便足，何故于此添增上心。如果依前面所说，知母、念恩、报恩、慈心来修的话，就能生起大悲心，只要大悲心生起，便能引发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，这样应该就足够了，为什么中间还要再加一个增上意乐呢？

欲令有情得乐离苦，慈悲无量声闻独觉亦皆有之，若自荷负一切有情与乐拔苦，则除大乘决定非有，故须发此心力强胜增上意乐。如果只是希望一切有情，能够得乐（慈无量心）、离苦（悲无量心），声闻、独觉也有；但若是说到愿意荷负一切有情与乐、拔苦的重担，就只有大乘才有，因此必须先发起强胜的增上意乐，才可能生起菩提心。

是故仅念一切有情，云何得乐云何离苦，非为满足，须自至诚，荷此重担，故当分辨此等差别。所以，只是心中想念，如何让一切有情离苦得乐是不够的，必须至诚地发愿荷负这个重担才可以，这两者的差别，我们应当详细地分辨清楚。

海慧问经云：「海慧，如有商主或有长者，唯一子，可悦可爱可惜可意，见无违逆，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娱，堕不净坑。次其童子若母若亲，见彼童子堕不净坑，见已虽发号哭忧叹，然终不能入不净坑拔出其子。次童子父来至其所，彼见一子堕不净坑，见已急急举止慌措，欲出其子心甚爱顾，全无呕吐，跳不净坑取出其子。」正如海慧问经中所说：「海慧！譬如有一位商主或长者，只有一个独子，对他的悦意、爱惜之情，可说是无以复加，从来不曾违逆过他的意思。然而这位独子，因为年幼贪玩，竟然不小心跌到粪坑里去，他的母亲、亲戚们只能在一旁，惊慌地发出号哭、忧愁、悲叹，就是没有一个人跳进粪坑里去救出这位独子。等到父亲回来，见到唯一的爱子掉进粪坑，焦急地手足无措，一心爱怜地只想赶快将他救出，最后商主完全不顾臭秽、令人作呕的粪坑，跳进去救出爱子。」

此说三界为不净坑，独爱一子谓诸有情，若母若亲者谓声闻独觉，见诸有情堕生死中，忧戚叹嗟然不能出，商主长者谓诸菩萨，法譬合说。经中的故事是比喻：三界如粪坑，独子是一切有情，母亲和亲戚好比声闻、独觉，虽然见到一切有情堕在生死的苦海中，却只能在一旁忧愁感叹，并不能将他们救出；商主或长者有如菩萨，愿荷负起拔苦的重担，因此不顾一切地跳入三界，救出有情。

又说独一爱子落不净坑，如母之悲，声闻独觉亦皆共有，故依悲愍，当发荷负度众生担增上意乐。如是若发度有情心，然我现时不能圆满利一有情。又非止此，即使证得二罗汉位亦仅利益少数有情，利亦唯能引发解脱，不能立于一切种智。故当思惟无边有情，谁能圆满此诸有情现前究竟一切利义，则知唯佛方有此能，故能引发为利有情，欲得成佛。若是说看到独子落入粪坑，母亲所生起的悲心，声闻、独觉也都有，但这是不够的；

应该依这个悲愍心，再发起誓愿荷负众生重担的增上意乐，这才足够。如果已经愿意发起度有情的心，但是看看自己目前的能力，是连一位有情都度不了，这又该如何呢？就算已经证得声闻、独觉的果位，也只能帮助少数有情达到解脱，却不能成佛，这也不能算是真实的利益众生。那么，在一切的法界当中，有谁能圆满无边有情，眼前和究竟的一切利益呢？详细思惟的结果，只有佛才有这个能力，既然如此，我便发起「为利众生愿成佛」的菩提心。

以上就是对于发起菩提心的次第，发起决定胜解的内容。